



绝活

九流三教传奇大观

主编◎野莽

中国文学出版社

绝 活

九流三教传奇大观

上 卷

野 莽 主编

中国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绝活：九流三教传奇大观/野莽主编. —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7.1

ISBN 7-5071-0364-1

I. 绝… II. 野…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8322 号

绝 活

责任编辑：老 朋

责任校对：文 钊 纪 成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编：100037)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市林之光科贸有限责任公司激光照排

三河市艺苑印刷厂一分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2

字数：135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79.80 元 (全三册)

小说的绝境(总序)

野 莽

中国的小说从文言到话本,到阅读式的白话,延续的过程一直体现为演变的过程。半个多世纪以前五四新文学的一场革命,使其迅速地引进了西方国家关于文学的思维和技巧,将法国,将英美,将俄国和前苏联的小说,翻译或者通过本洲日本国的翻译然后再译过来,进行研究和比较。如果不是几乎相伴着新文学的诞生和发展而不断发生的国际或国内的斗争和运动,如果这些斗争和运动给文学带来的仅仅是战争与和平的题材和思考,而并不妨碍包括艺术、技巧、风格、流派在内的文学本身的成长和成熟的话,时至今日,我们很难料想我们的中国文学已经呈现出怎么的一番景象,我们的哪一位方块字大师已经代表着东方的一个大国终于站在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上。也可以这样武断地认为,我们的中国文学或者就说是中国的小说吧,至少会比目前这样不伦不类、装模作样的情形更好。战争和政治的灾难对民族形成的对内封闭和对外排斥的格局,让国门外像堆积其它的科学和技艺一样,堆积了太多的文学的形式和主义,致使某一天国门大开之时,其热闹的情景可以联想到停业三月突然开仓的粮店门前奋勇奔抢的轰

袁饥民。

于是根据各自对文学的识见和定义，一夜春风的新时期中国文学的整体创作局面迅速分裂，并且又迅速组合成以地域，以题材，以风格，以主张为凝聚点的创作群体的人文景观。它们之中有两类现象表现得最为突出，其一类是借鉴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尝试意识的流动，时空的错乱，线条的随意，事件的散漫，文字的隐晦，抒情的诗化，人物的心理分析，作品的象征意义、思辨色彩和哲学意蕴；另一类则是坚持民族现实主义的特色，追求故事的传奇，情节的紧凑，结构的讲究，进展的依序，语言的明快，叙事的凝炼，人物的行为刻划，作品的批判性能、文化品格和美学风范。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好的传统特色的小说同样也有象征、思辨和哲学，只不过表现为一种更加可读的形式。出于民族文化的习惯性心理，后一类的创作在国内似乎更受民众的欢呼拥戴，而且专家学者乃至作家同行亦时有赞誉。我们未曾想过要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之中论其两类创作的优劣愚智是非成败，因为这最好是多少年后盖棺才能定论的事情。我们目前的任务只是把后一类的创作精品荟萃于一套书中，让欣赏者们阅读起来，收藏家们保存起来，批评家们论说起来，民俗家们研究起来，少却一些无谓的麻烦而增添一些应有的方便。

我们所说的小说的绝境，语义或许是双关的。一方面，小说这种说给大众的文学形式从古代走到今天，面临现代生活节奏的排斥和电视电子读物的威胁，突然感到了存在的艰难，迟早灭种的阴影时而在理性的小说家的身后鬼魂般地飘游，眼前有一条出路是，为日益霸道的电影电视提供文本，那就只要重视情节故事，再无须追求语言特色，因为最终显示为图像

的唯有前者；而一方面，另一条出路恰恰是要把叙述艺术推向新的境界，以它的个性化、美文化、乐感化，证实其影视艺术的不可替代性，为读者创造书面阅读的美感。这是一种苛刻的要求，是别种意义上的小说的绝境。

然而这套书的作者们，对自己小说的要求却是双重的，即努力尝试用个性化、美文化、乐感化的语言文字，描写出典型性、特殊性、传奇性的人物故事。通过这套书的书名“绝活”，各类读者可以一眼看出书中不同的小说家们对各自小说中的无论故事还是语言，共同追求的是一个绝字，而书的副名“九流三教传奇大观”，则索性向读者坦言了小说中的众多人物所涉及的百般的行当和技艺，譬如琴棋书画，壶石泥玉，衣鞋扇球，拳掌炮鞭，医相扎刺，偷混赌赖，吃喝玩乐，吹唱猎斗，无不因了一种不凡的手段而创下一样非常的结局，令小说家不得不写，也令读者不能不读，边写边读边就惊叹人间竟有这等奇人奇事。同是写拳，可从几篇写拳的小说中看出几种举世无双的拳路；同是写画，又可从几篇写画的小说中看出几幅旷古未有的画风；再看那老神相如何在大庭广众之中预卜大总统的前程凶吉，小神偷如何在光天化日之下盗去大朝廷的稀世国宝，一根辫子做就的神鞭如何面对八国联军的洋枪，一把纸竹扎成的神扇如何必配栩栩动摇的玉坠。小说家们或以器写艺，或以艺写人，或以人写事，将笔下器、艺、人、事为道具，写风情，写民俗，写社会，写世态，写伦理，写是非，写人性，写艺格，写悟道，写禅理，写哲学，写天机，或含沙射影，指桑骂槐，或曲径通幽，假途灭虢。

在这套绝活小说中，小说家们利用笔下人物的绝活，竟敢宣扬自己的美学主张。冯骥才偏重的是写技艺与效应之绝，如

他的《神鞭》、《鹰拳》；林希偏重的是写市井与世相之绝，如他的《高买》、《丑末寅初》；汪曾祺偏重的是写人品与操行之绝，如他的《鉴赏家》、《故里三陈》；邓友梅偏重的是写民俗与文化之绝，如他的《烟壶》、《寻访“画儿韩”》；阿城偏重的是写道学与人格之绝，如他的《棋王》、《树桩》；聂鑫森偏重的是写仇事与禅理之绝，如他的《蟋蟀》、《棋殇》；韩少功偏重的是写人性与乡风之绝，如他的《风吹唢呐声》、《史遗三录》；而王蒙偏重的则是写社会与问题之绝，荒诞与现实之绝，如他的《冬天的话题》、《选择的历程》。被收入这套书的有很多篇是一个题材多种写法，如写画，写拳，写泥石玉器古董玩物，均各在三篇之上，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同样写棋，竟有八位小说家的八篇小说，我们可以从中管窥出执笔者的八种文学风格，八种人生态度。

阿城以棋写道，写禅，写阴阳，写无为而无不为。他写王一生书包里装着家传的无字棋，同时与九人下盲棋，九局连环，车轮大战，八人都先后甘拜了下风之后，最终剩下一位夺了本届地区冠军的世家后人：

王一生孤身一人坐在大屋子中央，瞪眼看着我们，双手支在膝上，铁铸一个细树桩，似无所见，似无所闻。高高的一盏电灯，暗暗地照在他脸上，眼睛深陷进去，黑黑的似俯视大千世界，茫茫宇宙。那生命像聚在一头乱发中，久久不散，又慢慢弥漫开来，灼得人脸热。

众人都呆了，都不说话。外面传了半天，眼前却是一个瘦小黑魂，静静地坐着，众人都不禁吸了一口凉气。

半晌，老者咳嗽一下，底气很足，十分洪亮，在屋里荡

来荡去。王一生忽然目光短了,发觉了众人,轻轻地挣了一下,却不动了。老者推开揸的人,向前迈了几步,立定,双手合在腹前摩挲了一下,朗声叫道:“后生,老朽身有不便,不能亲赴沙场。命人传棋,实出无奈。你小小年纪,就有这般棋道,我看了,汇道禅于一炉,神机妙算,先声有势,后发制人,逢龙制水,气贯阴阳,古今宿将,不过如此。老朽有幸与你接手,感触不少,中华棋道,毕竟不颓,愿与你做个忘年之交。老朽这盘棋下到这里,权做赏玩,不知你可愿意平手言和,给老朽一点面子?”

王一生再挣了一下,仍不起来。我和脚卵急忙过去,托住他的腋下,提他起来。他的腿仍然是坐着的样子,直不了,半空悬着。我感到手里好像只有几斤的分量,就示意脚卵把王一生放下,用手去揉他的双腿。大家都拥过来,老者摇头叹息着。脚卵用大手在王一生身上、脸上、脖子上缓缓地用力揉,半晌,王一生的身子软下来,靠在我们手上,喉咙嘶嘶地响着,慢慢把嘴张开,又合上,再张开,“啊啊”着。很久,才呜呜地说:“和了吧。”

——《棋王》

韩少功则用了滑稽、夸张以至荒诞的艺术手法,以棋写人世,间一言难尽的生活法规,处世原则,写山高皇帝远固步而自封的乡风和愚昧且桀骜的乡民,令人于哭笑不得之中,却又豁然有悟,联想多多:

棋子叭叭就位,战云浓密,杀机四伏。然李某不待马

头卒挺出，径直策出屏风马，活活踩杀对手的巡河车，令满座愕然。知青笑得五官皆乱，说哪有这等走法，你的拐脚马坐了直升飞机不成？李某眨眼不解，问何为拐脚马，远近四乡从无这一古怪规矩。于是众人捧腹喷饭更甚，有观者险些翻下桌来。

越数月，李某摸熟棋规，知马拐脚不能跳，卒过河不能退，又零星听得桔谱梅谱诸多高雅棋法，弈技日有长进，连知青高手也莫能匹敌。每局下来，座围赞誉之声鹊起，李某搔肘搔耳，脸微红而喜不自禁。

知青陆续招工回城而去，场里棋坛仅留李某茕茕子立，清冷难堪。李某夹棋盒回访旧时棋友，寻些乐趣。不料旧友一概照行拐脚马之类不误，且哄笑李氏新规着实荒唐，可笑可笑。李某百般辩说，老幼无一信服，摇头嘻嘻。加上一时不谙旧法，竟败数局，李某遂耳根赤热闷闷不乐而去。

李某自恃清高，从此戒棋。……

——《棋霸》

而他的一位名叫徐晓鹤的老乡，却以类似传奇故事的笔法，写出了一位在桥底下摆残局的神秘老汉对于棋道的信念和追求：

老汉的名气，忽然大起来了。不光是桥底下，就是桥那边茶馆里，也有人将他和里根总统一起来讨论。那位默默来去的棋手，说成是得过全国冠军的大师。好几次出国

访问没有对手,却在桥底下,被那老汉砍翻了。说到此处,便要很响地喝一口茶。再数到小城有几个罕世之处,一是河西岸嘉庆年间砌的砖塔,二是北坡那几亩地里种的苋菜,三是桥底下摆棋摊老汉。这小城原本是大应该在世间占些地位的。

……

“……这多年,我一直等高手来破这残局。……”

“要是有人破了,你输他么子?”

“要是有人破了,”老汉一指坐在身下的铁盒,“这个盒子归他。”

……

忽听老汉大嚷:“好,好,你赢了!你赢了!到底,破了这残局!”仰天作笑。

……

第二天上午,那后生急匆匆赶来桥底下,却不见老汉和他的摊子。

“这盒子,我要还给他。一盘棋,受不得这么贵重的东西!”

——《残局》

湘军中另一位以写文化小说著称的代表作家聂鑫森,却以楚河汉界喻示军国界,以棋战而写人战,以棋理而写禅理:

棋子的声音清脆悦耳,每下一子,灯光也似乎跳动一

下。

板川说：“我的优势不可遏制，老先生可奈我何？”

汪泽洋淡淡地说：“未必。你虽入腹地，岂不知危机四伏？”

.....

当走到最后几手的单官时，汪泽洋在极短的时间内把双方的地盘计算了一遍，确定黑子比白子多三目。这种神速点目的功夫无人能及。他很得意今日的棋势，下得如此的恰到好处，让板川误以为是势均力敌。同时，他故意留下一些破绽，比如左上角的黑棋尚未活净，似乎非常危险，装着无可奈何地匆匆补一手，忍痛让白子占利二目。

板川见汪泽洋下出这着臭棋，不由心花怒放，连呼吸也急促起来，周身血液奔涌呼啸，他忍不住高声喊道：“汪先生，这回你输了！”

汪泽洋仰天一笑，不作声。

当最后一手下完，汪泽洋说：“板川先生，你输了，只输了一目！”

这时，太阳升起老高了。这局棋下了八个小时。远远地超出了部队出发的时间，但没有谁敢提醒板川。

——《棋殇》

毕生之好只是与人下棋，若是赢了，无须赌金，只要输家留下姓名，打张欠条，作为自己生命曾经有过辉煌的见证。这位超乎任何功利之外，因行为诡秘而引起特务嫌疑的唯棋主义者，出现在湘军最年轻一代的作家姜贻斌的小说中：

搜半天,硬是没搜出什么来。张干部不死心,尖起眼睛,细细地扫四周的土砖墙。扫着,扫着,眼睛便盯住靠铺的墙边不动了。他发疯一样的扑过去,将一块松动的土砖起出来,就突然惊叫一声,哦呀!

跟来的两个人也实在惊住了,也哦呀。

墙里面藏了一个黑色的木盒子。取出一看,还上了一把锁。

张干部嘿嘿地笑起来,说,老狐狸,想逃出我的手掌心么?嘿嘿!想哄我么?

举起就往地上死劲一砸,木盒子烂了。里面竟是拍满拍满的纸条子。一扎一扎,厚薄一样,用线挑好的,整整齐齐。

一看,大惊。又一看,再大惊。

如:

欠 条

来佛四牛满生于民国三十一年八月十一日上午,在汤德生家中,连败三盘于汤德生之手。是实。

欠棋人 牛满生

又如:

欠 条

同村汤伯生于一九六七年农历五月初八下午,在老樟树下,败一盘于汤德生之手。是实。

欠棋人 汤伯生

.....

张干部气得骂了一句,这个猪弄的!又狠起一脚,那

些纸条子于是便散乱得不成样子了。

——《棋 痴》

下棋本是作为一种展示人类智慧的技艺，产生于历史的文明，进化于平等的竞争。然而在这组荒谬怪诞、貌似戏谑的笔记体小说里，狭隘和虚伪再一次显露出了人类的劣根性，那种在六岁棋童面前以卑鄙来捍卫尊严的可笑行为，实在是棋的异化。棋弈的发明者若是九泉有知，不知会是哭耶还是笑耶：

主任执红，让宝娃黑棋先走。宝娃不会客气，飞相攻卒，跳马出车。主任叫声厉害，左挡右拦，防不胜防，仅几个回合，老将即被重炮逼死，首盘认输。摆棋再下，换为执红先走，不料又输给宝娃。如此连摆九局，愈输愈惨。主任冷汗上来，面色时青时红，眼里闪出凶光。查家三代吓得大气不出，脸白如纸。有根暗中以手狠捏宝娃脖颈，要他让步，但宝娃身心全在棋中，浑然不觉。看看一局又欲逼宫擒帅，主任突然咬一个牙，趁其不备，倾身作观局状，右手挪棋，左手同时将一黑车攥在手中，大叫一声：

“你将个狗鸡巴！你用啥来将？”

宝娃一看，一车没了，果然不能将军，不禁愣住，两眼满盘寻觅，却无论如何也寻不见。双手将头狠抓，焦急万分，痛苦不堪，阵脚早已大乱。主任趁此反攻，挂角卧槽，兜底逼宫，喇叭连声，终将黑棋杀得大败。直身起来，拍拍宝娃脑袋，拍出一手稀汗，环顾左右围人，哈哈大笑道：

“好些年来没有对手,今天这娃娃还可以的。稍一让步就被他赢了,必须认真对付才能取胜。总的来看,是有培养前途的。过几天派人接到体委去,由我亲自训练一段吧!”

说罢,扣衣起身,那件白绸褂儿已汗得湿透,如从河中捞起。出门上路,直觉头昏,打一个好大踉跄。

——《冠军》

贾平凹以文思的离经叛道,笔法的奇异诡谲而驰名文坛,从推车吆喝卖大米的乡下老汉也能抑扬顿挫地唤出那个因为是贾平凹的缘故而批准可以念错的字,足以证明他的名声已不下于当今任何一位军政要人。但他却异常清醒地感知到一个高手艺人在一个末等官员面前的恐惧。他写一个连镇上棋孩都让出一车的干事,一日当了书记后再向棋圣“山中老怪”挑战,竟出现了这样的一幅人生世相:

……一案石刻棋盘就设在那里,仍摆着一盘残棋。他看了看,看不甚明白,心里先自怯了。想在以前,这院子他是不敢进的,只是路过,远远地瞥那么一眼……正徘徊不能自己,上屋就走出那位老头。老头显得更老了,眉毛胡子全是银白,笑得却极清亮,拱拱手,拉他坐下,说:

“怎么让书记走动?你要下棋,叫我去就是了么!”

老头递过香烟,又弯腰擦着了火柴,二流棋手早就摆好了棋,两人分坐,两军对垒,便调兵遣将起来了。

二流棋手却未观战,兀自去井上打水来,拿了煤油炉

在一旁燃火煮茶。那火很旺，茶也飘香，不大一会儿，茶壶滋儿滋儿作响，二流棋手正待加火，只听“砰”地一声，老怪大叫了：

“逼死我了！”

二流棋手近去一看，书记的双马连环直下，使老怪的帅儿，出之不可，欲进不能。老怪站起身来，说：

“厉害，厉害，守若金汤之势，攻如破竹之力，真是大家手脚啊！”

这一赢他的名声大震，整个山镇都知晓了。从此，他可以抬头挺胸地去各处棋摊了，每到一摊，人们总是让他来下，每次又都是他赢。他越发对棋着迷了，一有空闲，就摸棋盘，甚至每次开会，会前总要代表们和他较量。而且就在这年夏天，他又组织了全镇象棋比赛，竟取得了冠军称号。

——《下棋》

因写小说当过右派又因写小说当过部长的文坛三朝领袖王蒙，却永远以其文学政治的非常姿态，居高临下，超然棋外，汪洋恣肆，酣畅淋漓，依然借题发挥，以棋人写国民，以棋乡写社会，把贾平凹笔下棋道的险恶和棋人的身世又推入了历史的渊薮。且看飞象省双车县百十年来的棋门赵氏今日第四代传人的命运如何：

一面下棋一面立下了规矩。老局长境界很高，一再说：“我们下棋一不赌钱二不争名次，三不做记录四不宣传报道，不争一日之短长，无所谓胜负之分野，更不要往

心里去,胜败乃兵家之常事,输赢是棋艺之末节,不足挂齿,不足一提!但是我们还是要切磋一点棋艺棋道斗争哲学,长点知识学问,提高一点知识悟性,寻觅一点真知卓思,体会一点为棋为人的道理。所以古人说,世事洞明皆棋艺攻防练达即文章!另外,我们也搞一点小花头,我们也算是返老还童,不失赤子之心,平和而又略有刺激,刺激而又不失平和——我们喝凉水!就是说,下一盘,谁输了谁就喝一碗凉水。不知尊意如何呢?”

赵聚旗唯唯。但心中仍有警惕,不能动真的,下棋不是好事,不能来真的。我家三代人因下棋而遭殃,我早已痛下决心永不摸棋,此次破戒不无危险。一对一地下,你赢我就只有输,我赢你就绝对赢不了,赢的快乐以输的气恼为代价,太不好了。他在此种状况之下自然又无法推辞,便只想应付一下而已,只要输,不要赢,要赢并非易事,要输还会难吗?赢不了还输不了吗?忖度已毕,他便摆出一副屎棋的样儿来。

“三十多年没有下过棋了。”他长叹一声,解释道。

“最近电视台的小品怎么都那么没意思?南竹竿胡同的自由市场茄子比国营商店的还便宜。最近新出一种健老洋参精吃了以后白头发都能重新变黑,您没服用一下试试?”赵聚旗一面下着棋一面扯着闲篇,以示潇洒。

几下,他推盘认输。

——《棋乡轶闻》

关于棋弈的故事,在曹雪芹的《红楼梦》,李汝珍的《镜花缘》,奥地利斯蒂芬·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台湾张系国的

《棋王》等等极负盛名的小说中，早都有过精彩的描写，因为时代、国度或地区、篇幅等的限制，更因为我们的这套书并非世界棋艺文学大全，我们不好也不可能一网尽收。这是憾事，也是自然之事。

大约在十多年前，文坛举行过一次同题小说的创作活动，小说命题为《临街的窗》，交卷者有王蒙、陆文夫、高晓声等一千宿将。应该说这样的活动曾经一新过国人的耳目，但因题旨的无限宽泛，写者的纵情灵活，往往以窗为幌，偷身作别，致使同题小说没有达到期望的精彩。此后天津的《小说家》杂志社又举行了两次小说擂台赛，形势似乎大好，出了几个状元，然而擂台上的打法却依然未立门规，譬如有的骑马，有的步战，有的使枪棒，有的使拳脚，有的是正宗世家之传，有的是左道旁门之术，说是竞技可以，说是打擂却是不怎么确切的，好在毕竟起到了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为文坛启发了一些想象。我们的这一套书，便应该说是在前两者的尝试之后作了些微调改，譬如为竞技选择了校场，限定了靶具，基本是在相同以及相似的题材之上，看他们如何地拿出看家本领，施展法术，卖弄手段，放开招数，亮出绝活，写棋便写棋，写画便写画，写拳便写拳，写斗便写斗。虽也有各自写单项者，却比谁能写得更绝。因此基于这种事实，本套书的总发行人高维民先生在推广说明中，声称当代中国文坛的小说高手同台打擂，精彩绝伦，史无前例，此言不谬。

天津卫地处海港码头，当年的八国联军进攻清廷从此登陆，以后洋场租界，商区闹市，汇集了九流三教人物，文能骂朝，武能抗敌，闲嘴能骗吃，无赖能混世，高尚者为了英雄侠义，萎靡者为了蚁命苟活，便出现了各类行业的奇才高手，他